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辯義卷八

明　卓爾康　撰

閔公

庚申○惠王十六年

元年○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

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

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尊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胡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在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救以罪其慢叔孫

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至遇是也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高忠憲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葬則其故可知矣謂子般非弒未敢以為然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

待之

趙子常曰落姑之盟雖曰請復季友若出公意然是時閔公八歲爾哀姜慶父專國豈欲季友之歸者故陳氏以為國人為之臨川吳氏因謂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于國如衛石碏者深謀秘計告于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伯令名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季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此說深得當時事情但哀姜慶父事與州

吁石厚不同季友既出奔豈有如石碏者能自安于內以經傳推之時陳方為齊所厚且與魯交好季友又嘗一再如陳其出奔陳蓋有所託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于齊桓耳

郝仲輿曰是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落姑之盟為立閔公和慶季也季友書歸慶父不書何也外之也

落公穀作雒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之也其曰来歸何喜之也

季子雖歸慶父夫人之亂未已俄而弑閔公于是以

僖公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簒

成而莊公之統絶謂成風事季友左氏之誣也

冬齊仲孫來

魯一君弑一君幼彊臣在側國幾亡誰為恤我者仲

孫湫來省難蓋蹵然足音焉魯人相驚曰齊仲孫來

望之也喜之也詳書名氏則其意平必言君使則其詞緩非魯人鼓舞踴躍之情也且不稱使又以我無君也乃齊人之來實有不能滿望者焉閔公固哀姜娣叔姜之子也齊桓立閔討賊又何難焉慶父如齊求寵桓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難不已將自斃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此言為之也

崔銑氏曰齊桓之伯佚宋萬慶父之誅若討二賊則不待諭而人紀明良心奮功邁于伐楚矣夫知攘夷

而忽于正中國知存亡國而忽于存人心失本末矣

夫子謂之器小其在此乎

辛酉○惠王十七年

二年○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鄭文

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秦

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

齊人遷陽

熊過氏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氏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趙企明謂今沂州當齊魯之間魯附庸也按今沂州北境沂水流其東南者漢置陽都謂古陽國地東踰沂水為中丘南為費西為蒙陰北為蓋在齊穆陵關南東南即魯防邑則陽都四面皆魯地矣唐孔氏以與宋人遷宿文同然宿界于宋魯魯侯侵宋宋疑宿附魯故遷之今齊閒魯亂不假疆場之事遷人附庸以自封殖異于宋之自遷附庸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

禘為夏代之春祭周以禴易之而以禘為大祭覲周禮以祠春享先王及詩禴祠烝嘗一語可見第其祭義不知云何禮經所記不勝異說禮曰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出于大傳祭法喪服小記而程朱大儒俱從之其說甚盛然于春秋無所合也春秋經之明載禘名者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之可證禘祭者

襄十六年晉人荅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似為

三年之大祭致祔大行廟見新君皆得行之杜預曰

禘為三年大祭之名致新死者之主而列之昭穆此

正所以解春秋之禘也蓋閔二之禘祭莊公也僖八

之禘致夫人也而一失之蚤一失之遲是以書之即

傳載晉人辭穆叔語亦以晉侯卒方一年未行禘祭

故不能從魯興師可見以禘為三年之大祭矣然此

春秋禘耳禘之為説決不其然至于别傳所載魯有禘樂賔祭用之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則以禘禮禘樂移于别祭用見殷盛則掇其儀節而文之與禘愈遠矣

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言于莊公未可以稱宗廟也禘為追始之大祭禘于太廟舉必有時魯人以為盛祭隨時用之所以左氏凡有大事皆書曰禘也晉人亦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則當時僭禘者不獨魯

矣

資中黄氏曰據禮記夏商諸侯皆有禘祭禘是時祭之名周始廢諸侯禘祭而獨周公得行此禮者是以殷諸侯之盛祭與之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于周不為僭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是殷牲周公所用騂剛是周牲伯禽所用因此又知魯太廟祀周公伯禽以下皆與諸侯三歲一祫若魯則當祫之歲禘于周公或云魯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但魯公以下雖

皆與祭其禮秩視周公皆降周室既衰羣公始皆用僭禮孔子稱魯之郊禘非禮者為此也愚按喪畢之明春將致新主於廟廟之遠主當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此既行之太早又不禘于周公而禘于莊之寢主未祔而禘此則尤為非禮矣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母所為

灌甫曰按春秋用禘與左氏所說俱以禘為盛禮盛樂國君初立配主入廟必用此以為榮美此傳曰夏

吉禘于莊公速也言其方在喪中用之太速非譏其別立莊廟吉祭耳故晉人曰以寡人之未禘祭及魯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曰魯有禘樂賔祭用之則當時用禘可知矣惟其誤用禘祭是以或人不疑而疑其說夫子亦不直斥其失以不知荅之如使當時或從大傳祖所自出或從禮五年一禘或從杜氏禘審昭穆隨其一義而主之或人亦必安于一說而不復問矣

郝仲輿曰魯禘僭也然則自閔公始乎曰禘非自閔公始喪用吉禘自閔公始因吉以表禘因事以表義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王樵氏曰觀慶父謚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亦不以賊討矣夫哀姜誅于齊則請其喪以歸而葬

以小君之禮慶父縊于汶水之上則不以賊討而為之立後且知必又納其喪矣魯人自如此其如彼何哉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姜氏不孫齊而遜邾者非但畏齊桓亦以成季僖公在邾思以自託耳遜于邾不可不書姜氏與前夫人遜于齊不同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使公子魚請弗許哭而往乃縊慶父乃縊則已伏其罪矣何以不書殺諱之也君臣兄弟之間既不忍以國惡書諱之已耳宋萬弑君天下莫不知宋請于陳而醢之天下亦莫不知今書宋萬奔陳而萬弑不可掩則書慶父奔莒而仲弑亦不可掩矣安知宋萬一書夫子不為慶父立例也季子處此安社稷定國家討亂臣賊子一段沉識苦心可

謂篤至矣特以是處叔牙可耳慶父通國母弒二君

閽奸大位而不以賊討予謚立後不太過乎王元美

曰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

蔡不復管是也然王導視之媿死矣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

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

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言滅經書入趙子常謂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

侯使公子無虧戍之故不言滅非也葢春秋書法有滅一國稱滅者有滅一邑稱滅者有滅一人稱滅者一邑之滅下陽是也一人之滅胡子髡是也衛君死國散自可言滅然而戴公廬曹文公渡河勃然復興經探其事而書入且文之昭周之命國也不許狄之滅吾同姓也故經正其法而書入熊過氏曰齊桓方以攘夷為志而詩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者衛素不親齊而齊又有城邢之役故僅戍之然伯度亦少隘

矣經不書戍曹之也此尤不然齊使公子無虧戍曹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兵甲非不多也甚而歸公乘馬祭服牛羊鷄豕與門材即夫人亦有魚軒重錦之賜熊氏謂衛素不親齊故僅戍之此何語乎且伯者以天下為心興滅繼絶政其匡時之業豈因親與不親便生同異經不書戍者重在植衛則戍不足言也誰因誰極亦是詩人屬辭之法且作詩在初亂時自應有此語耳

左氏載衛人立戴公廬于曹趙子常曰戴公不成君例不書孔氏曰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謚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為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是也我朝泰昌即位僅一月在萬歷之四十八年其八月以後五月稱泰昌元年與衛戴公同

洪景文曰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歷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説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

倫盧多遜失于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為不可也若唐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貞蓋已稱太上皇嫌于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昭烈孫亮石宏苻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為永熙而以為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

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葢
畏朱温而不敢云此容齋說也衛戴公不過孫亮石
宏一例本不足詳書此以徵後代即位改元之故實
以備覽觀焉

鄭棄其師

左氏鄭人惡高克使師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名師潰
而歸鄭衛鄰而界河高克將兵亦以備狄耳
胡傳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晉出帝時景延廣

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勑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莊公閔公列國本末

莊王于莊公初元有魯主王姬一事錫桓公命東周之初策命猶行也然不受命而錫命非正也或以主王姬故優錫之他國不盡然歟王來錫命而魯奚桓王以後便不可多得矣六年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無功而六月衛朔入衛于是放公子黔牟于周殺二公子洩職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十六年晉師伐夷殺夷詭諸為蔿國報怨也故周公忌父奔虢惠王立而

復之初王生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惠王即位蔿國等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鄭伯以王歸處于櫟二十一年春鄭虢胥命于弭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以后之鞶鑑予鄭以爵予虢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三十年樊皮叛王命虢公討之以歸

曾終不能存紀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五年從齊人伐衛

納朔也而朔入衛天子不能令矣郕魯兄弟之國也齊人取郕魯不敢拒亦不忍從次郎治兵幾許委曲春秋敘次二十餘字而當日之情事可以想見八年齊襄公弑魯欲納糾小白自莒入先立而齊拒魯有乾時之敗十年魯敗齊師于長勺是年齊師宋師次于郎魯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魯敗宋師于鄑皆所以報齊也十三年魯始及齊平而盟于柯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則又謂魯與鄭比也十九年齊人伐魯西鄙二十一年鄭厲

公卒自是齊魯之好堅矣二十二年公及高傒盟于防
圖婚也齊欲求諸侯非先得魯不可于是委曲調娛婚
公與魯為重親然文姜甫卒而哀姜至禍自此始矣二
十七年魯從齊盟于幽二十八年從齊救鄭三十年次
師于郕齊人降鄣是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山戎病
燕也齊侯來獻戎捷三十二年公薨共仲弑子般成季
奔陳立閔公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復季友也姜氏
滋欲慶父為君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于是夫人遜

邾慶父奔莒

齊襄公滅紀先遷紀三邑郱鄑郚已又入鄰葢披其枝以傷其根也紀侯大去國矣衛朔為二公子所逐奔齊三年而齊與魯謀伐衛六年齊率四國納朔王救黙年無功而王命葢不行于天下自是齊又降郕牽魯次于郎矣天厭𤀹德八年而襄公被弑以魯納糾故而魯敗乾時齊敗長勺十年魯侵宋以撓齊六月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敗宋師于鄑皆此志也楚圖北方蔡首受禍

是年荆敗蔡以蔡侯獻舞歸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而楚人亂華齊桓圖伯皆始于此十三年北杏之會以平宋萬之亂遂人不至而滅之齊桓第一舉動也柯之盟以結魯齊桓第一作用也齊桓始圖莫要于結魯與宋十四年會單伯以伐宋二鄄之會宋人以服齊桓始居宋公之上用方伯禮矣郳為魯附庸齊宋之伐郳所以抑魯也鄭人間之而侵宋十六年齊師宋衛伐鄭以報之荆伐鄭齊楚爭鄭于是始夫鄭為南北之衝齊楚所

必爭也鄭突勢分于楚即不能純事齊且是時王室有子頽之亂鄭以此自爲功不頼有齊齊桓公方滅譚遂結宋魯伐徐戎自作活計亦不欲急鄭十六年幽之盟鄭一與而已已即不朝齊而有鄭詹之執齊不欲明與鄭伯爲難故任鄭詹之逃詹之逃齊逸之也既逃于魯不伐無威且因以求成于魯是以十九年齊有西鄙之役然而齊桓自是與魯堅好既許婚以媾之且盟防遇穀盟扈觀社委曲調娱十餘年而後得魯服得魯而媾

陳女叔季友交聘陳服矣鄭文公初立修好于齊矣故二十七年幽之盟陳鄭服也衛懿公立于二十六年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蓋曰討立子頽也夫子頽之亂在十九年為衛先君事已隔世矣齊桓追而伐之姑收殘局而衛亦服矣是年荆伐鄭而齊率魯宋救鄭為救鄭制楚之始三十年齊與魯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于是狄伐邢為狄入中國之始閔公元年齊人救邢魯子般弑閔公幼齊侯與魯盟于落姑復季子也而高子来盟

鄭在莊公時有二君焉突于莊公元年為八年子儀與莊公同元突在櫟儀在鄭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鄭伯或謂突或謂儀然突强悍多智結交諸侯春秋君之其為突無疑是時齊殺子亹陳入子儀突故邀二國以為繫援耳十五年鄭人侵宋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故也是時鄭伯自櫟入矣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為楚爭鄭之始鄭成于晉于是齊侯同盟于幽十七年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盖追討前日侵宋事耳若方

同盟于幽朝與不朝尚未可知豈有春時便責其不朝而執其大臣乎齊之執詹殆與召陵討陳同蓋皆先事以懾其邪堅其服耳二十一年鄭伯納王入王城殺王子頹王與之虎牢事方竣而即卒新君文公立始與齊成二十七年齊侯同盟于幽左氏陳鄭服也二十九年鄭人侵許鄭衛隣狄而界河髙克將兵所以備狄也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閔二年書鄭棄其師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為工正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公子友如陳二十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季友立僖靖國實藉于陳書此以本其事也

五年郳犂來來朝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以報之

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二十四年士蔿又與羣公子謀殺游氏之二子

二年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四年楚王荆尸授師子

焉以伐隨王卒于樠木之下令尹莫敖營軍臨隨隨人
行成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十六年鄭伯自櫟入緩告于
楚乃伐之為伐鄭之始二十八年荊伐鄭
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十八年楚文王克權遷權于那處
巴人叛楚伐那處取之因以伐楚十九年楚子大敗巴
師還伐黃又敗之還有疾卒二十三年荊人来聘二十
八年荊伐鄭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十年宋人遷宿
齊師滅譚
十三年齊人滅遂十七年齊人殲于遂四氏饗齊戍醉
而殺之
元年公次于滑十六年同盟于幽有滑伯
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冬
杞伯姬来杞伯来朝

莒慶來迎叔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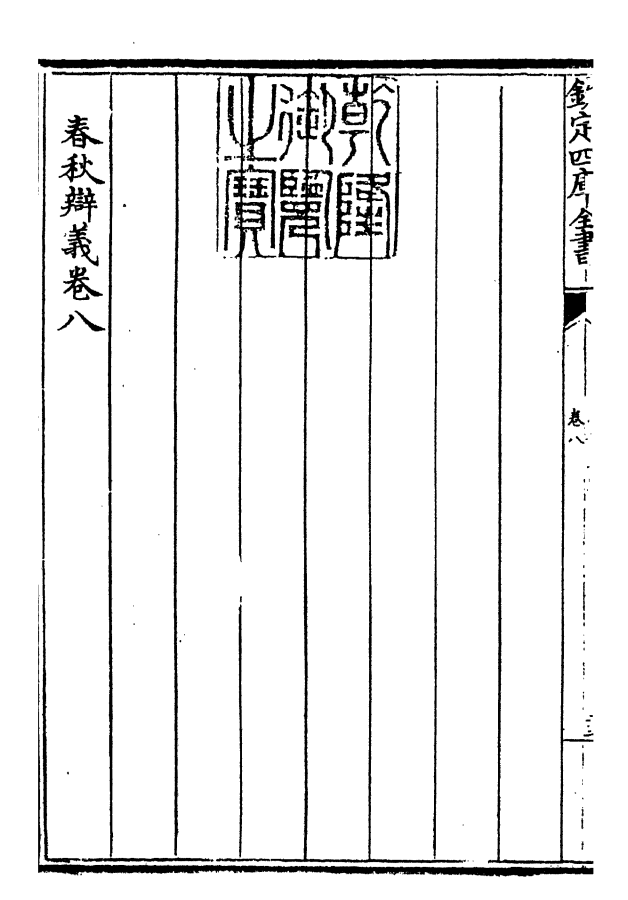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鄭人侵許

三十一年薛伯卒

二十三年蕭叔朝公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年齊人伐戎二十四年冬戎侵曹説者以赤為戎出故羈奔而赤歸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蓋曹大夫之不力于赤者也是年公伐戎公從宋齊伐徐徐戎黨也三十年齊人伐戎三十一年齊

人來獻戎捷先是戎侵曹廢置其君日無中國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戎寔隔之為中國患者幾半天下齊桓伐戎興師累年始克至此獻捷于魯蓋深幸安攘之克賴而犄角之有功也夫子書此以識其成自此戎患以寧已後齊桓止于僖十年同許男伐北戎一條固無大害矣為春秋之患者狄尤熾于是齊獻戎捷之次年狄伐邢而狄始見經入邢入衛蓋于莊閔之交猖獗特甚



春秋辯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辨義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錄監生臣官懋斌

春秋辯義卷九

明 卓爾康 撰

僖公一

壬戌○惠王十八年

元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三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熊氏曰繼弒君隱之也僖公出入不書非諱之也僖公年幼季子來歸則公不必書矣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之次公羊曰救言次不及事也胡氏曰救而書次以次為譏子謂書次者不過直叙其事無所襃貶也有觀望而次者有俄延而次者有審時度勢而次

者齊桓不救邢當責耳力未可進而從容以俟何害
乎卒之夷儀之役邢遷如歸使邢不至大創不復者
誰之力也杜氏曰按兵觀釁以待事張元德言屯兵
便利以援邢懼敵是也齊師非齊侯也齊侯不親行
也穀梁曹伯作曹師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曹伯稱
師從齊也
黄正憲氏曰按先儒皆以衛自盟幽以来背齊不會
及齊見伐又抗不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

以歆之非也蓋衛自宣公淫亂國勢崩解狄人猝至遂爾播遷一時未有救法姑且聽其避狄處漕以俟後舉非棄之也若邢與衛鄰實當狄人歸路之衝藉令狄乘勢襲邢邢不能支而入于狄則邢衛之地狄得縱横出沒後雖欲恢復境土為邢衛計難為力矣故帥宋曹之師遷于夷儀遂帥二國城之以固其根本邢存則邢衛兩國之間彼此猶得聯絡交制不為翟所梗塞庶人民安堵可以為勞来還定之計而楚

丘之城因可漸舉矣是救邢亦所以存衛也迺猥云

棄衛不救豈知伯主之心哉

聶北地在邢南

曹伯公穀作曹師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

之師無私焉

趙子常曰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非有遷之者

而書則必有關于一國之存亡者也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皆避難也許遷者四偪于鄭也蔡遷者一避楚仇也皆有關于存亡者也

夷儀今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地有夷儀山

夷儀公作陳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蓋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

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陸氏曰三國先救邢邢遷後乃城之各一事據實書耳然曰再叙三師見春秋以来恁力存亡惟有此舉不必然也一事而蒙上文略者如前稱公後稱人則可若師與師等師不必畧而稱人也然春秋三人二人即再見必重叙若四人以往蒙上文不叙非必盡有意也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四國而再叙者以下有暈會之文也

高忠憲曰此城夷儀也邢國之矣故書邢

汪氏曰衛之滅也春秋不書滅戴公廬于曹而不言遷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而不書救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其功不足以揜過是以畧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戍陳

歸粟于蔡之例也然曰戍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魯邑無異則深諱齊桓之專封而責備之也歟汪氏之說如此例則是而意則非書城楚丘則廬曹虧戍皆不必書非微功之說也楚丘不書衛時尚未遷與緣陵杞未遷同非諱封之說也時尚未遷則天子之地還之天子不得繫國與初書虎牢不繫鄭同非備責之說也

董仲舒氏曰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内心予之行

法絶而不予止亂之道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

王樵氏曰此春秋正哀姜之誅予齊桓以討賊之義也本國之辭不得直言故書薨于夷而曰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左氏乃謂君子以齊人殺哀姜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何物君子而為是言女子從人在夫家有他罪父母國不討可也與弑二君大

義滅親使哀姜在魯魯不能討桓公猶不可但已況其逸而在于邾乎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桓公之意蓋以其義已絶于魯不可反葬于魯故也以歸之義胡文定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若果歸其喪齊魯鄰境豈得七月死至十有二月喪始至乎經凡言以歸者以歸其國也左氏是矣

趙氏曰穀梁云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此説非也如夫人歸寧在路遇疾而薨豈得不書地乎且君薨者皆

記其寢被殺即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不論有故無故皆書地也

夷今在莒州界

楚人伐鄭

左氏鄭即齊故也始書楚以國舉也漸進矣

荊始書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氏盟于犖謀救鄭也檉宋地是時楚兵已退鄭已

在會此舉非謀救鄭也謀却楚也季氏曰魯以齊能
定難乃始服楚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
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計而諸侯自此潛孚不
待再會矣
貍公作村今陳州西北有貍亭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邾人既送哀姜齊人殺之因戍虛丘公敗其師于偃
左氏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邾匿姜莒匿遂二國黨

惡故魯皆以兵敗之或曰檉之會天下之故也偃之師魯之故也事不相關義各有在

偃邾地

冬十一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慶父奔莒莒不同心討賊乃以賂邀伐我師故詳書敗獲以快其事焉季友主此戰胡氏謂有所貶非也季友帥師安得不季友主戰自是直書其事而其中更有微旨焉不以賊討慶父者體季子親親之心必

以師敗莒之庇慶父者著季子誅亂之義慶父弒二
君通國毋危魯國即季友曲全慶父君子尚謂于義
不快非周公石碏之法況莒爲其逋匿之地平日所
爲押闗閔僾必有不可言者是可忍乎讀春秋者于
敗莒獲挐而心稍愜然諸家猶有謂其詐戰幾許絮
語者何也公羊曰大之是也
酈公作犂穀作麗當在魯之東鄙
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熊氏曰夫人氏則何以不稱姜杜氏曰闕文也苟有所不通者則謂之闕文春秋何文不闕也夫人遜于齊不稱姜氏亦闕文耶穀梁子曰為桓公諱殺同姓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耶此非春秋所恥也非春秋所恥則亦非春秋所諱矣古之人有為此言者可謂辯矣然文姜去姓字而哀姜存氏終不

能明也趙子常曰一事再見則蒙上文之例上書公
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下書夫人遜于齊者即如齊
之姜氏也上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下書夫人氏之
喪至自齊者即薨夷之姜氏也此是古史簡與之體
可謂有見矣然亦因其可畧而畧之也春秋之法微
而婉爲魯人諱哀姜不可書殺爲桓公存實則主人
習其讀者思夫人之去姓而桓之大義滅親其功顯
矣此又史外之法子常之所未及也

蘇子繇曰齊人殺哀姜而以其尸歸絶之于魯僖公請而葬之不稱姜氏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以為義當絶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絶之矣是以不稱姜也然則曷為不于其薨葬焉去之薨葬盡禮雖欲去之而不可得故于其至焉去之也

黄正憲氏曰齊桓既以大義縊殺哀姜絶之也絶之則必不容復稱姜矣當是時既從僖公之請而歸其喪必有復之之辭曰夫人者因魯人之稱也去其姜

者齊惡而削之也齊曰夫人氏則魯史亦曰夫人氏

史官亦書夫人氏聖人仍舊史之文耳不然夫人尊

號且存之也而獨去一姜字以示貶哉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鄭文

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

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三傳俱以為封衛國語衛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熊過氏曰楚丘魯地引戎伐凡伯之楚丘已足為證載讀子貢詩傳序題以定中之什為魯詩則楚丘之屬魯益著矣鄒肇敏曰楚丘者何魯之楚丘也今山東兖州府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有楚丘城有景山明乎其為魯地而一統志云衛文公徙居楚丘測日景于此則正因緣于定中之詩耳又據輿地廣記漕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所遷縣

有景山景岡乃後人附會名之括地志拱州之景山乃商之景亳在開封府歸德州非衛南之景山則竊意衛縱或有楚丘而齊桓原無城衛之事何者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傳所並侈為伯績也然經于救邢則書邢遷夷儀則書城邢則書獨于衛無聞焉乃以城楚丘為封衛又以不言城衛為衛未遷則何不先之曰衛遷于楚丘而繼之曰諸侯城衛乎且春秋于諸侯遷國惟自遷者不書文十三年邾文公遷繹成六

年晉景公遷新田是也楚遷郡而不書者外之也至如許爲楚逼故靈公遷葉則書悼公遷夷則書遷白羽則又書許男斯遷容城則又書蔡遷于州來則書即如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則書夫遷帝丘書而遷楚丘獨不足書乎亦可證此之楚丘本非衛地而魯自城其地如城郎城向城防城武城之類云耳先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玩經文語意夫亦魯人之授節詰奸實

有所缺而戎繫魯肘腋之患前者會潛盟唐不一而足楚丘乃其要地故僖公城之以修備禦此亦一證也若夫衛則何封之有公羊云入者得而不居入不言圍滅不言入皆舉重也觀經但書狄入衛載馳之詩亦稱歸唁衛侯可見衛原未滅第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而暫處漕邑以避狄鋒齊侯乘其困以示恩甲士之戍乘馬魚軒之歸或在此時及狄退仍還舊都耳夫衛未嘗滅齊未嘗封而三傳誤以

為封衛擬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而左氏誤以為管仲夫齊桓則嘗城穀而置管仲矣彼是濟北之穀城此是曲阜西北之小穀城穀則齊城之而小穀則魯自城之安得强為附合耶是故知城楚丘之為内詞則知定中之為魯詩周正建子春秋正月城楚丘與定中之期正近其稍不相符者或是節氣有早晚或是亥月鳩工而子月乃竣役耳然則衛無楚丘與傳僖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其事不

見于經豈以所城者郛與城杞城緣陵城成周不類故畧之而三傳所言封衛其説或原于此

楚丘爲魯考古者多從之予謂未然戴公廬漕文公播越衛國不絶如綫齊桓仗大義封而植之此何等大事春秋豈得泯沒不書確爲衛楚丘無疑也書法不言齊不舉諸侯第曰城楚丘說者又謂以内辭書齊亦非也爾時齊桓公以伯命令諸侯板築畚插各自受功各自令衆諸侯奉齊之命第從本國往衛非

與諸國同行不得書諸侯也魯有此役史書曰城楚丘而已其法與襄五年戍陳十年戍鄭虎牢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書法同離至不可得而敘也其不書衛者實是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國大而主謀宜先晉今先虞者左氏以為賄者其一也虞公好貨之君一得晉賂欣然許之傳載虞公

請先伐虢虞欲自效于晉晉欲隱情于虞𤼵虢興師友邦告命必擱然身先于晉矣春秋探其故而先虞此其情也乃虞公爵晉侯爵晉人初見于經春秋于各國俱以漸進晉雖大國而未主盟以班次為序自當先虞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胡氏以虢有下陽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一伐下陽而虢在其掌中矣是滅國之道也亦非也虢在畿内逼近王都下陽采地不言滅虢者諱之也

趙氏曰虢公者天子三公下陽其所封國邑也畿内之地天子所制以禄公卿大夫士謂之采邑言不得有其土地人民惟采取其租税而已此不可與列國相爭奪者同文故變伐取言滅與戎伐凡伯于楚邱變執言伐同虞晉之罪大矣

熊過氏曰按左疏漢志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為泰伯嗣國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古河東太陽縣為虞公世族譜封虞仲庶孫于中國以為虞仲後為

西吳吳者虞省文也亦謂小虢秦武公十二年滅之
事當在魯莊時居中國者指今靈寶亦謂西虢羅氏
路史指為陜之平陸誤矣太陽之虞雖公爵而春秋
所書先大國者皆主兵也故舍宋一再主兵無先齊
者豈論爵哉虞國于太陽而下陽虢采邑正在河東
太陽縣界故穀梁子以為虞塞邑蓋下陽雖虢采邑
而虢都河南滎陽相去視虞反若稍遠季氏遂疑晉
絳西南相界不須假道不知晉人恐虞以疆埸相援

耳今虞自撤其藩圍以近晉不亦愚哉邑而書滅何也馬融曰虢仲封下陽叔封上陽此言無出也西虢自忌父始爲卿士寰內諸侯其采天子親制之其後王巡虢守與之酒泉然則皆周邑也少穎林氏言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書滅使若國然是也趙企明因謂下陽者虢之采取之采虢復何在故書滅然不知酒泉桑田桃林華山皆虢畧尚在也其後火中成軍乃取之始可言虢滅耳季氏以下陽即國名别

無滅虢之事故不再書不知孟子明言假道于虞伐虢者止謂虢邑耳虢嘗銜王命命曲沃伯為晉侯又嘗同朝王所情好如此金氏謂曲沃賂周必虢公實為之請似矣今狄馬思啓封疆越國而取其采邑是一舉而有數失也

李琪氏曰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主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

虞今解州平陸縣東北下陽也上陽在陝縣今陝州靈寳縣南有虢城晉唐叔虞封國在晉陽曲沃武公并晉都絳又從新田復命為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下陽公穀作夏陽

晉始見經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胡傳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

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袵之義著矣

王樵氏曰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近楚之國也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預盟不煩諸侯也陽穀之會亦同公穀皆以為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此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春秋序盟會皆從其實無包舉之例

郝仲輿曰江黄楚與國也盟江黄謀楚也説者謂人為大夫豈江黄大夫而與齊宋之君齒乎可知書人之非微也

江今光州息縣界黄今光州定城廢縣界貫梁國蒙縣宋地今歸德府北五十里

貫公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莊三十年楚鬬巳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有志于民者也

徐人取舒

熊過氏曰凡勝國而不用大師為取詩懲荊舒則舒乃荊之與國取舒蓋剪楚援也取不言滅孫莘老曰不絶其祀是也莊二十六年齊伐徐遂服焉意者取

舒出于伯令也許翰謂倚諸齊其後楚滅舒庸則此年取而未滅矣然楚自是疾徐而加兵焉桓公合八國于匡使諸侯之大夫救徐亦必以舒之故輕師越境以襲强國之黨而師無他虞東諸侯之勢益張江黄遠来震其威哉

舒今廬州府舒城縣

六月雨

左傳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穀梁

傳雨云者喜雨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趙氏曰明年伐楚江黄不與則此說非矣夫江黄小國服役于楚齊師至楚二國可以撓齊齊故為此會以携之然伐楚江黄不與趙氏以左氏為非此又不然二國于楚近于齊遠即不心從楚何敢以身從齊楚即信二國不敢從齊亦必疑二國不能從楚桓公固計此熟矣豈必帥二國之師同至

城下乃云謀伐哉

季氏曰陽𣪊在齊之西非江黃便道也宋致二國遠至於此蓋就桓爲謀亦欲密其迹耳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盟于我也公蓋有故不會陽𣪊是以季友往涖盟或曰聽伐楚之期也

公子友𣪊作公子季友涖公𣪊作莅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汪氏曰楚師連年加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葢知于㮌于貫于陽穀皆為謀伐楚謀伐楚正所以謀救鄭也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九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二十六秦

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王樵氏曰齊桓圖伯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于楚猶

未敢聲言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不

意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不通中

國者二十有四年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當楚

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

楚勢當然矣公怒蔡姬歸之未絕而蔡嫁之説者遂謂齊侯以私憾加兵者謬也桓公有志于制楚合九國之衆兵莫盛焉楚雖強足以一戰乃次陘不戰以待其来折以話言而楚即服雖然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罪矣管仲乃舍其大而問其小且及于事之久遠不明而非其罪者仗義執言固當如是而已乎吁此其所以為伯者之師也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我以大惡

責之彼肯弭然受責者哉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辭以退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嗚呼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心也

蘇子繇曰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徳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

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得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繇此觀之桓文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

召陵今許州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而陘在召城之南有陘亭

夏許男新臣卒

蘇子繇曰卒于師也不言卒于師師未訖事也曹伯廬之卒于會也書曰卒于師訖事也穀梁曰諸侯死

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而不地內桓師也雖內
桓師使旣訖事不可不地也
熊過氏曰陘今許州郾城東南四十五里召陵之南
本蔡地也趙企明因杜氏遂定陘在蔡南爲楚地其
後爲楚所併則不可知然謂非潁州陘亭而以爲非
卒于師則誤矣師方次陘而許男卒卒在退盟召陵
之先必以召陵許地遂謂非卒于師則不惟失考地
理而且昧諸侯薨于路寢之說矣蓋不卒于師者屬

辭當併下文觀之春秋無費辭詳于下則略于上也
鄀仲輿曰穀梁為許男死于師不地内桓師非也蔡
近許許男以病歸卒何以知之宣公九年書晉侯卒
于扈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公十八年曹伯
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定公四年杞
伯成卒于會凡諸侯客死未有不地者故許男卒于
其國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傳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楚荆蠻也而亟病諸夏楚人與狄人交中國不絶如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卻之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廬陵李氏曰来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觀齊之强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内魯則高子止書来盟足矣若屈完則安

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爲前定則非也又曰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来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爲齊侯之績故爰婁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書績之説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爲桓不得志者非也

陳氏傅曰桓公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未有盛于此者也雖楚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爲之詘

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欲臨楚盟屈完退而盟召陵不以阻隘不以君違臣不以軍容亂國容一動而三善得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趙氏曰若不重言盟于召陵則無以知退軍乃似盟于陘也若惟言盟于召陵則莫知與誰盟又無以示退軍之禮至公羊以屈完不稱使為尊屈完穀梁以書屈完来為内桓師則曲矣

孫明復曰按元年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

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

春秋立言有法屈完来盟于師舉其来盟也師地為陘至盟于召陵則實徵盟焉其文辭詳婉如此来不稱使非但盟無前定且是時春秋尚未進楚楚人楚子辭未有舉樂正子杜氏俱作兩盟及諸説之權在

完者何支離也

郲仲輿曰諸侯之師次于陘楚使屈完來師遂退次于召陵盟説者曰桓公服楚矣春秋與之非也當是時桓公稱覇二十餘年諸侯力能抗齊不受盟者惟秦與楚秦逺而楚近楚屈則東諸侯震而齊益張故桓公拳拳以楚為事而心畏楚之强也不得楚盟而心畏諸侯輕齊也故先舉蔡嘗楚以示諸侯而次于陘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

楚于楚使來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此堂堂問罪之師矣釋此不言枝梧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借以易托之辭苟求完局恐逢彼之怒至戰而自損也守口如瓶畏敵如虎奚貴為討哉陳師以出未踐郢國之郊未覿楚子之面僅僅屈完一來遂振旅歸歸未踰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圍許矣自召陵一見楚大夫後同盟有事未聞楚一介一旅從其桀驁

如故也齊何嘗能服楚而仲尼與之然則楚不當伐與曰春秋諸侯無日不相伐也數諸侯之罪可伐不但楚論討罪之權征伐不在齊謂王室不尊乎無如子頽叔帶之難惠襄之播遷矣然而非楚也謂中國不安乎無如狄滅邢衛戎入曹魯内亂晉亾虢鄭伐許齊滅遂滅譚遷陽降鄣伐宋非獨楚也謂夷猾夏乎楚本非夷也管仲讓楚不謂猾夏而後儒以為猾夏謬也春秋以夷猾夏者莫如狄與夷齊不能攘而

欲攘楚左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召陵城濮皆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三
王之罪人也仲尼奚取焉

召陵楚地

齊人執陳轅濤塗

公羊云濤塗謂桓公令師濱海而歸陷沛澤之中顧
而執濤塗王樵氏曰按齊實未嘗濱海而歸安從有
陷師沛澤之事秋及江黄伐陳江黄皆汝旁國而近

陳自伐楚歸就令伐陳則路繇陳鄭明矣濤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何至勤師以討蓋陳蔡二國終以近楚嘗有貳心今不欲齊師反而繇已有猒苦之心齊人以為此叛齊即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堅其意耳觀再侵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也陳不心服桓再興師得其成而後已蓋定陳之從齊非専以濤塗也

轅公穀作袁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不忠二字下語最確則知陳向非心服矣此齊及不書齊者蒙上文也

王樵氏曰按江黄雖從齊然不敢明出師以助伐楚故陘之師江黄不與順小國之情且使整旅保境以待事也至有討陳之舉而用之然齊桓之計失于是矣使小國侵伐結怨深讐而我救或不能及不反以快敵而負小國效順之心哉

孫明復曰凡內師無不與謀而出會者故君大夫將皆言會必徵者而後言及蓋會以合謀君與國卿之事也及則受成命于國徵者之事也義與內盟稱及稱會者不同經書及伐唯此與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二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蒙上文公會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諱公書師不入此例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云後事小則以前事致何氏以為危之皆非此

舉原為伐楚陳乃秉便為之故以伐楚致吳氏為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是也

葬許穆公

左傳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斂

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蔡鄰楚朝夕急勢難心服蔡已被侵不必言陳侯身雖與召陵之盟而心未嘗一日不在楚也齊桓公借申侯之譖執濤塗秋與江黄伐陳冬又會七國侵陳以兵威懾之自是首止之盟新城之圍洮之盟陳無不與威陳者所以制楚也不然濤塗謀國忠言執以示法足矣奚必牽連諸國兩次侵伐哉

侵淺事也一侵楚後無以懾之此後衣裳之會十一兵車之會四蔡竟不來楊子以數論桓恐非而胡氏

遂以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自矜取汴而

高氏不朝為比且曰稱人以執所以罪之矣

慈公作慈

覇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二十鄭

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二十七

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自縊而書殺書晉侯書世子蔽其罪在晉侯也董仲舒氏曰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徳衛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是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皆存之事君善

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

杞伯姬来朝其子

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于公時年十歲是年德公卒即朝之子立是為成公

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

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

王樵氏曰伯姬歸杞方十五年有子必尚幼是年杞惠公卒昔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来是時惠公疑

亦有疾朝其子而伯姬俱来蓋托之于魯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如牟娶焉

郝仲輿曰其事不可考未聞大夫娶而書者必有故

姜廷善曰牟自来朝後屬于魯齊桓事從簡便不令

小國與會而貢賦則助大國供事魯人以從齊征伐

會盟之故使茲如牟取貢賦之助未可知也左氏謂

茲以私娶行恐非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汪氏曰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南西向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

初惠王娶陳嬀為后生太子鄭後毋惠后生叔帶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故齊桓帥諸侯而會之以

定其位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蘇子繇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而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書及者有魯公在是内辭書法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啖叔佐曰齊不敢為會主故言及皆非也張洽氏曰杜氏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然以為衛地則非也

首止公穀作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趙子常曰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之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陳氏傳曰會而後盟間有異事書諸侯盟于某則有不盟者也此其言諸侯則王世子不與盟也是故會有周人盟

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孫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

是役也樹太子以脇惠王惠王必不愜王世子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世子必不安當是時諸侯必不以定嫡顯言世子亦必不以定位出會左氏曰會于首止謀寧周也謀之一字最得本旨或者更以左氏為失載非也蓋齊桓伐楚一師已聲大義于

天下必告成獻捷于天子天子不可下盟奉世子以涖焉而世子之位固已定矣如列國諸侯即負大罪而已列于會則位定而不討也然此一事三傳皆無明文左公僅寂寥一二語耳若穀梁纍纍數十言止言諸侯尊王世子于首止齊桓不享覲世子含王命會齊桓為變之正而不及子帶一字鄭伯逃歸不盟左傳載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此亦為鄭計耳亦未嘗及子帶也予謂

此俱是當時君臣父子意中事使人心知默會潛消于無形而不使覺乃足貴耳果若人言則人子為植黨人臣為脇君世子果有人心即一朝舉全盛之天下挈而與之當不忍受夫子必不輕下一筆以助其瀾故左傳謀寧周三字真化筆也不減經文矣

杜氏以首止為衛地即今睢州之首鄉此去睢陽七百里恐世子不能遠出

鄭伯逃歸不盟

胡氏曰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
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
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江黄道栢者齊之睦而弦之姻也滅弦者圖四國之
漸也楚于是始滅中國矣

弦即今光山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八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遂襲虞滅之執虞公修其職貢于王

胡傳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亾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于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

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黷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趙子常曰春秋凡滅無不書虞已滅矣曷為不言滅諱滅也曷為于此焉諱之春秋諸侯有相滅者矣未有滅天子寰内之國者于是晉人滅虢又滅虞惡其滅寰内諸侯以偪天子故為王室諱之也此以歸之

其但言執之何諱不言滅則言執不言以歸也春秋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故滅虢不書滅下陽不言取滅虞不書執虞公不言以歸以不書爲王室諱則變文以明晉罪也虞公何以不名上公故不名也

熊氏曰林少穎言聖人不忍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滅而但言執此言非也春秋治其名實者也寧有不忍周衰没其亡地之實者乎滅下陽晉據而

有之者也虢公醜奔京師未嘗執也故書其重重在地也虞滅而修其職貢于王謂輸其甸服之貢則虞公猶存于國置之而不得他去其事與下陽異而執天子三公重在人也

啖氏曰春秋時以强暴弱執諸侯皆稱人亂詞也

蘇子繇曰虞公之不名未通也凡執諸侯稱侯以執伯討也稱人以執私執之也執諸侯重于執大夫故得以斥其君也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一

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

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王樵氏曰伐而不服故圍新城合六國之師圍新造

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見桓公以德綏鄭志不在于為暴也子常以為憚遇楚師穀梁以為桓之怗楚為僅矣者非也

新城今禹州之密縣

秋楚人圍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諸侯遂救許

鄭已堅志從楚許與鄭世仇國在鄭之西實界楚鄭

之間中國諸侯藉許以制鄭適楚之路楚人之圍實欲得許以為鄭聲援非止攻其所必應以解新城之圍也黄正憲氏曰救稍緩則楚必入許將據其要害與鄭相為犄角以制我矣故遂釋圍以救之此見齊桓不為敵所制如前緩于救衛而急于救邢皆伯主權時應變之術耳胡康侯但曰善之尤而不言所以尤善之意是明于書法而或未知兵法也

公至自伐鄭

王樵氏曰按左傳載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夫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已解圍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八年許男即會盟于洮豈既嘗降楚而又即齊如是之速也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其誣明矣況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秋救許楚子已還至冬則圍解在數月之後乃無故而行此乎且引微子面縛尤妄也紂之末年微子行遯商書有

明文矣謂之出迪謂之行遯則去于商未亡之前其蹤跡必不可物色矣周師至而面縛銜璧亦非微子之事也武庚也

戊辰〇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〇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卒陳宣四十杞成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黎來也邾之別封曹姓故曰小邾始得王命來朝也

小邾子公作小邾婁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鄭殺申侯以説于齊且用轅濤塗之譖也

熊過氏曰申以邑為氏即今信陽州本楚邑也侯者名也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已于齊譖而殺之若

然則申侯蓋忠于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為說按申侯始反濤塗之言雖齊所説然美其賜城將以為叛齊侯入其譖久矣齊既賜申侯又難遽殺故鄭殺之所以悅齊

季明德曰凡別族之臣以名繫氏貴戚之臣稱公子公孫皆為卿者也置卿因國大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若大夫則諸侯自命而以名通此禮之常而卿大夫之所以別也春秋時凡為

卿者皆不請王命矣故于其見殺皆不稱卿而謂之大夫王制以卿為上大夫而下言大夫又别于上中下三等前後自相牴牾至以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于其君而不命于天子則于禮尤為不通漢儒附會之說其亦不察于諸侯不書卿而書大夫之義矣然卿必有職如太宰司空之類皆官名也春秋于大夫未有書其官者見其非公選也當時用人或以私愛而登庸或以世官而承襲官無專職無攝無常皆德

不稱其任者也非義所繫則略而不書耳胡康侯以為不書官者不與其自為卿也夫魯之單伯鄭之祭仲皆命大夫也而亦不書官豈繫于不命而自為卿乎張主一以為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城之書亦非也蓋司馬司城義繫于官耳若宋果得自命則華向皇樂之族以貴卿而見于經者亦多矣何以悉不書官乎皆不通之論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左傳謀鄭故也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太子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去之以為成管仲曰君其勿許齊侯辭焉冬鄭伯使請命于齊

或曰左傳以為謀鄭非也鄭既殺申侯以說齊桓矣何以謀為然觀前後傳文鄭伯恐桓公不解其殺申侯之故先使子華求通謝過以求盟至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必鄭君身親之盟乃成也觀下鄭伯乞盟可

見
甯毋今兖州魚臺縣地近曹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曰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

已己〇惠王二十五年崩

八年〇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

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杞成三宋

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傳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

而後發喪

熊過氏曰謀子帶于首止之會世子已定位矣謂惠王崩襄王患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乎則盟洮之後位亦當定何至歷四時始以崩訃乎甯毋之盟子華在焉鄭伯未盟也鄭伯之逃本出王意鄭將尋盟故王人下齊為鄭求解焉此以屬辭知之王樵氏曰秘不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為欺也此謀為謀王

室則不可知惟秘喪決不可信或曰甯毋及洮兩合諸侯皆為鄭也

公羊傳王人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何休氏曰王人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杜元凱曰王人法不與諸侯盟此王室有難使之出盟也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趙氏曰周禮巡狩則有方岳之盟不巡狩則有殷同之盟王官臨之而已王官猶不盟況卿士乎夫盟以

結信非所以施于尊者是以葵丘之盟齊桓盛時也
寀周公不與皐鼬之盟晉弗伯久矣劉子不與其次
則黄父之盟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協猶為近之經
書王人與諸侯盟自洮始天子将崩世子近懼子帶
之難遠懲子頽之禍王臣出盟諸侯事非得已不必
諱也晉文一戰而伯作王宫致天子天子命為侯伯
猶不能自信于諸侯而親屈王臣于踐土襄王策命
晉侯專征猶不能委任方伯而復使大臣盟諸侯于

王所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故經沒王子虎不書使若諸侯自相與盟者為王與晉侯諱之也傳言王子虎實盟諸侯故于翟泉釋曰尋踐土之盟也使踐土之盟而王子不與則翟泉盟王子何與焉柯陵晉久不競而厲公有鄢陵之績雞澤悼公初興而未集平丘晉不復伯其請王臣出會猶曰假公義以建盟主而立中國庶幾天下知有王室而已雖皆與盟不足諱矣至于黃池魯君會晉侯及吳夫差而單平公與焉

則未知何以為禮何以為辭乎故經没單子不書為周室諱也蓋春秋于是終焉

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類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

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
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洮今濮州南
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夏狄伐晉
報采桑之役也狄近晉而遠齊齊晉又未嘗通也吳
幼清謂桓公不能攘過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一夫人或為哀姜非也哀姜淫惡與廟當絶桓公
殺之何慮于齊或為僖公妻見于陽穀者亦非也夫
納幣逆女不見于經無所考據或以為媵于媵女先
至者亦非也齊楚同强齊女為夫人楚女豈肯降心
為妾況魯自桓以下皆娶于姜無此事理然則如何
劉向曰夫人成風也孫明復從穀梁以夫人為成風
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
見不得與祭僖公既為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

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示貶孫氏説已得之特以不言風氏為貶還未盡僖公止有一母國人止是一尊是時而書夫人舍成風何人哉此與孫齊至齊書夫人不同蘇氏又謂成風夫人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廢故與之不足之文公穀皆以不稱姓為立妾之貶議論紛紛予謂禮可以義起不可槩以嫡妾論也哀姜以淫縊死義絶莊公得罪宗廟僖公雖請于齊而葬

以夫人之禮亦姑以修情面耳決不祔于廟也不祔廟則父無配姑無祔其可乎僖公既以次立爲魯君母以子貴則成風將終不得爲夫人乎此正與漢文帝以薄太后配高祖同故曰禮可以義起不可槩以嫡妾論也

郝仲輿曰僖公夫人聲姜也不書氏公夫人不別也遠則氏以别之歸魯不書何也無故不書文哀出三姜故詳也魯禘非禮五月禘非時致夫人用禘是以

夫人禘也諸傳謂祔哀姜哀姜無祔禮五年而後祔乎非也

范守己氏曰夫人聲姜也致者婚禮所謂三月廟見也或曰經傳無據何以知為聲姜曰僖公之立至是八年矣前此未有書夫人者後三年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所謂夫人姜氏豈不娶而自至哉故知是歲用致夫人為公娶也

鄒肇敏曰夫人穀梁以為成風其說與劉向同而孫

明復從之卓去病之論尤確愚讀公羊傳註更有疑焉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註云僖公為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此言似非鑿空則竊意夫人即聲姜而前此不書納幣逆女者以原非正配也趙子常疑聲姜是僖為公子時所娶故婚禮不見于經今觀何休以齊媵為嫡之說或僖公先是所娶元妃已卒于未為君之日聲姜乃其繼室如惠公之聲子或僖公未有伉儷先畜嬪御聲

姜抑如莊公之孟任或聲姜與楚女本俱媵妾而後之升墜異或僖爲公子時已娶楚女及即位後見脅于齊不敢正其夫人之號又不欲遽以聲姜爲嫡故遷延至是而後致歟蓋自屈完受盟齊已帖楚一棲固莫能兩雄矣春秋時諸侯以妾爲妻者比比齊桓特爲申此禁然伯者假之且不能自守其禁縱未嘗脅魯安能使魯之不犯哉禘而致者昔未廟見今乃廟見也其後哀公欲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釁夏

夏對無其禮蓋不欲引僖之禘致以逢君可耳至所
謂自桓以下娶於齊亦止言其大槩昭不娶吳定不
娶杞乎安在所娶之盡齊姜則安必聲姜之為正娶
也者故以致夫人屬聲姜似為得解范守巳氏亦意
致夫人之為聲姜矣弟謂娶合禮故春秋不書書其
三月廟見禘致之戾禮者則猶之膚説而已
或問以上二解一是必有一非夫人定當誰屬予再
四思之二説皆是也何以證之以閟宫之詩證之詩

述曰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夫此春秋禘
于太廟用致夫人之年也今觀閟宮之八章云令妻
壽母以妻與母疊稱當時婦姑必同與廟祭無致崇
號春秋若止書用致夫人風氏則遺其婦若止書致
夫人姜氏則遺其姑若併書用致夫人風氏姜氏則
並妻于母尤覺不倫況成風及聲姜前此素未嘗為
夫人安得遽稱夫人某氏若書致某氏為夫人則某
氏之上又無書母書妻之理故苐槩之曰用致夫人

而不言其為誰氏也者則詞固有所難盡也雅詠思齊先太任後太姒魯頌乃以令妻先壽母徒取叶韻此豈立言之體哉于是益知春秋書法之精融不可易而彼或以不書風氏為貶或以不書姜氏為所譏不在齊女者皆未深究其義焉耳然則致夫人禮歟曰其致成風不失為母以子貴所謂禮可義起也其致聲姜以媵干中宮之位則非禮也一言而曲直寓孰謂春秋可以例測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至十二月而後告喪諸侯乎左氏殆不足憑也吳氏謂惠王前年冬有疾而今年冬乃崩者近之

庚午〇襄王元年

九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高忠憲曰不葬魯不會也趙氏曰迫于葵丘之會也

正月公穀作二月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

陳氏傳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王人同盟焉于葵丘宰周公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率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

穀梁曰宋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左氏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熊氏曰葵丘晉地在河東汾陰杜氏及國名記并指陳留外黄宋地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則臨淄西界齊地知不然者唐孔氏謂傳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西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也汾陰晉地故晉侯欲往會之若宋則晉齊素不通何緣欲往且宋在齊南不得為西孔氏以盟無晉侯遂謂非晉地不知晉侯以宰孔言還不會尚安得盟哉據史記襄王使宰孔錫桓公彤弓矢大路矣而經不書啖氏曰桓公之伯不書錫命蓋有微旨也按葵丘臨淄西界今睢州熊氏泥遠畧之說以為

晉地在河東汾隂夫齊晉素不通好豈其遠會晉地
哉宰孔謂逺畧葢槩指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耳非僅
以此西會為逺也
姜廷善曰文王都豐分岐周故地為周公旦召公奭
之采邑即今鳳翔府岐山縣至平王以西都與秦故
二公别于東都受采仍存周召之名而已非西周矣
今絳州垣曲縣有召亭葢召公邑亦東周畿内地而
周地無聞焉豈亦近于成周者耶周為采邑起于周

公旦其元子伯禽既封于魯采邑當以其次子世守

則春秋中凡言周公者皆公旦之裔矣葵丘在今臨

淄縣西二十里杜氏以為陳留外黃縣非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傳内女也許嫁而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趙子常曰桓公有事諸侯二十餘年矣其盟會之故

非以求諸侯則以謀王室也至葵丘而中夏小康王

室安諸侯信之其規模方畧于是甫定則莫慼于斯矣

公羊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痴人説夢也古人言數

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强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

甲子晉侯佹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佹公穀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陳氏傳曰遇弑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紲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為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王樵氏曰按奚齊齊舍皆未踰年書奚齊曰其君之子書齊舍曰君舍舍正而奚齊不正也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校公作栻

春秋辯義卷九